

齐乐天·孺子牛

■李馥伊 / 文

今逢己丑牛年，石启荣同志八十华诞，念其一生孺子牛之奉献，慕其杖朝之年仍牛劲十足，感慨于“孺子牛”精神不正是化解当今危机之神力吗？欣然笔日——

白鹤^①乡间小黄牛，版筑饭牛扬鞭。鞍山牛犊，武钢牛虻，苏联专家佩赞，日哈拉索。正举国炼钢，炉火燎原。急戈买牛，红星紫烟亮寒川。

邯鄹又袭冷雨，钢花暖古都^②。宝钢不宝？牛角了忧。庖丁解牛，五千项目诞生^③。呼牛作马，三峡水清露^④。世间危机，一筹何展？老牛气冲天！

注：

①石启荣故乡是渠县清溪乡白鹤村。

②“文革”十年，石启荣从国家计委五七干校要求赴基层工作，远离政治，来到古都邯鄹做技术处长大显身手。

③1985年作为国家计委专职委员受命组建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至73岁退居二线时国家五千多个重大项目在其主政的科学论证和监理中诞生。

④石启荣出任国务院三峡工程稽查组长和国务院清理北戴河兴楼堂馆所试点领导小组组长并任京津内蒙楼堂馆所清理领导小组组长，清正廉洁，坚持原则，不辱使命，如峡水清澈。

清明耙

■戴若冰(成都市)

清明时节，我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

白发幡然的母亲见儿子归来，像迎贵客似的，忙这忙那。突然，她说：“山娃，待会儿妈给你做清明耙！”

清明耙，多少年前吃过的，如今我已记不清楚，大约是我在上小学的年月罢。那时候，“全国农业学大寨”，队长哨音一响，就是出工或收工的“命令”；所谓“出工一条龙，收工一窝蜂”便是当时情形的写照。那年月，“黑龙江苞谷”成了社员们的主食，而最好的副食大约莫过于清明耙了。所谓清明耙，也不过是掐些清明菜，洗净，剁碎，再拌些苞谷面，撒点儿盐巴，放在铁锅里“炕”熟便是。

清明菜，别称鼠曲草，是一年生草本植物，通常从基部分枝，叶子互生，呈匙形或条形，有柔软的白毛，头状花序，花黄色。据说，茎和叶子均可入药，有镇咳祛痰的作用。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家乡的田边地角，坡坡坎坎到处都长着清明菜。放学后，我和强强、冰冰、倩倩等几个小朋友便提着篮子四处采摘，这不仅是为了博得爸妈的夸奖，更是为了一饱口福。那时的清明耙，即便没用猪油或青油煎，我们吃起来还是津津有味的。

后来，我考进了县城中学，但家中光景依旧。初二时，父亲生病无钱医治，终撒手人寰。那年我已经十四岁，不忍眼看妈妈受苦受累“盘”我读书，决计辍学，于是向学校递交了退学申请书。一天，正当我打点行李，准备回家时，倩倩来了。

倩倩家的境况也不如意，父母多病，因此，小学未毕业她便辍学了，据说，倩倩已成了她家的“顶梁柱”。但她纤弱的身材，斯文的模样，我怎么也不敢相信。

我们面对面地坐着，半天，倩倩才开口：“山娃——”她习惯了称我的乳名，“你猜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说着，她从黄帆布挎包里拿出一个大纸包。

“啥呀？我不知道。”

“清明耙！”她忽闪着美丽的大眼睛，“你妈说，你不想读书了，专门叫我来劝你，要你好好念书。这不，你妈特地煎了这些清明耙给你饿了加餐……”

说不清是一股什么力量使我坚持读到了中学毕业，而且幸运地考进了省城的高等学府。大学毕业后我先在故乡的中学供职，这几年客居异乡，因忙于工作，再没有回过家。

母亲喊吃饭了。果然，桌上除了一碟凉菜、一盘炒菜、一碗蒸菜、一盆炖菜之外，还有一大盘清明耙。母亲说，她是用的糯米面，特地加了猪肉馅，放了红枣、白糖做成的。我顿时嗅到一股清幽的香味，那是我熟悉而又陌生的香味。我像儿时一样，馋得没等母亲动箸，便先夹了一块，慢慢地咀嚼，咀嚼着一段苦涩而又甜蜜的日子，慢慢地回味，回味那令人难忘的乡情、亲情……

迎检记

■向曼(宣汉县)

妻在乡下的镇里工作，一周才回家一次，被我笑称为“慰问演出队”。我生来大大咧咧，不愿打扫清洁卫生，常被例行检查的妻骂得狗血淋头。我也自知理屈，少不得堆上笑脸，说上一大箩筐美言才算有惊无险地过上太平日子。于是痛定思痛，努力寻找良策。一日，偶读一篇关于迎接上级检查的杂文，大受启发，茅塞顿开，不由得暗自窃喜，我也何不来个依样画瓢？

今晚来电，“检查团”将于明日抵达。嘴里连声表示欢迎，心里却早已飞快盘算，拟定好迎检方案。搁下电话，整个身体处于极度亢奋状态，且将各个角落的臭袜子脏衣服搜罗出来，悉数丢进尘封已久的洗衣机，让它开足马力为我工作。拖帕在这个时候也吸足了水份，随着我身躯的扭动，在地面上尽其所能地吸取着每一粒灰尘，当它完成任务被挂在阳台上时，和着水珠一点一点地滴落的声音，我甚至听见了它不堪重负的喘息。窗子自然是要抹的，整个小城华灯初上，为了迎检过关，虽然人已很累了，但此时却是万万不可松懈的，挥动挥动酥麻的手臂，听着CD里如泉水般细细涌出的轻音乐，两只手就成了两个曼妙的舞女，在缓缓降落夜幕里演绎着一段人生的歌……

两个小时下来，窗明几净，地面光洁如新，洗好的衣物发出一阵淡淡的芬芳，几间陋室立即焕发出几多生气。我在欣赏着自己的杰作之余，还不会忘记大搞“形象工程”，将一束沾满灰尘的塑料花洗净插在花瓶里，让家变得更加温馨。我也禁不住得意起来，看来这样提前通知有准备的“检查”是难不到我的，如果真来个暗访，我也只好吃不了兜着走了！

第二天，妻大驾光临，四岁的儿子耀武扬威地跟在后面。当妻子看着打扫好的房间露出满意的笑容时，我知道，我的幸福时刻就要到来了。

■杨建华/文

暖暖的阳光铺满山野，恬淡的田园与村庄，让城市的体态显得丰腴而楚楚动人。

抵达重庆市区，已是中午时分。在这座现代时尚的城市里，撩人心扉的景色、景物、景点太多，但在繁华的闹市区停留旅途疲乏的脚步，还不如退后一步，选择到市区边缘的磁器口古镇，领略千年的遗迹。

一行10人，聚集在一家浓郁的重庆风味火锅店，品吃了桌上一系列的佳肴水酒，大家耳热饭饱之后，走出店外，感觉磁器口的阳光有种格外熏人的味道，额头的汗珠挂满脸颊。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凭借初次触摸的眼神和心跳，对古镇的青石板，陈旧的柱头板壁、檐头瓦梁，没有丝毫放过的念头，目光悠然，蹒跚前行。

窄窄又宽宽、宽宽又窄窄的巷子，悠长又古朴的街道，一直引领我们陌生的步伐。

“云南有丽江，江苏有周庄，重庆有磁器口”的美誉，不仅厚重，而且靓丽无比。几

百年前的民居，与岁月一同成长，在季节轮回中，一个小小的水码头，渐次成为水陆交通的枢纽。然而，磁器这种家用日常用品，撰写了古镇悠长的历史词汇。追溯而去，磁器口始建于宋真宗咸丰年间（公元998年），后又改名为“百岩镇”，后再来改为“龙隐镇”，几易其名的风烟岁月，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片羽，已是现代时尚中的“古老”格调，古老得满目沧桑，沧桑得却又容光焕发。

顺着另一条小街前行，让我为之心动的，是那些属于童年记忆中的珍品，如小画报、小人书等等。兴奋之余，又跨过一道门槛，再次目睹到幼年年龄中那些刺绣。一间并不宽敞的丝绸刺绣店中，挂满了缤纷多彩的刺绣作品，花鸟鱼虫，个个鲜亮、明媚、娇艳。默然走进一家刺绣店，大门两边坐着两位中年妇女，她们怡然自乐的表情，轻巧手下下的飞针走线，吸引着我对童年的忆念。

出门前行不到10米，一尊川东老农身影，肩背花篮歇息在石墩上的铜像雕塑，与这条老街的骨架和身板相映成景。原来这位

面容憔悴而肩弯背驼的老人，就是《红岩》小说中的英雄原型——华子良。据说他为了革命而装疯卖傻，十多年中，以此为掩护，为当时关押在渣滓洞的革命党人传送情报，这位名载史籍的秘密交通员，每次都以背着背篋买东西为掩护，在此停息而交换情报。

古镇的革命史迹，古镇中的这位革命老人，在厚重古镇的沧桑岁月中，并不高大的这尊铜像与中国革命血脉相连。对于前往观光旅游的游客而言，缅怀或沉思之中，更多的是景仰的情愫。

一股臭臭的味道越来越浓，直往心里猛扑过来。“这是做臭豆腐，纯真的味道……”朋友的笑，让我哑口无言，估计弥漫在周围还延长到10多米远。一位朋友说：这也许是古镇的原始味道，恐怕有千年之久了。

“一条石板路，千年磁器口”。与几位朋友来到码头，站在石阶上，宽阔的河面，一浪追一浪，几条高大的游船点缀了码头的热闹和繁华，加上散落又密集的各类摊点，都以别样的风情勾画了磁器口古镇青春亮丽的

身板。

座落在码头两边的老旧楼房，旧时的古镇茶楼，旧时的门柱、木窗、木地板，招呼几位朋友登楼上去，大家选了一个清静的角落，靠窗而坐，捧起嘉陵江的水魂，大家的心情由此弥漫在“开轩面大江，杯中煮日月”的雅兴中。喜笑颜开，天南地北，放纵古今的侃谈，还有对眼前的江水，不问前程，急速而去的慨叹，心亦静，情亦飞，古往今来的种种思绪，自然飘洒，也自然跟随江风流逝。

江上泛着阳光的缕缕情愫，明亮的时间缓缓地靠近暮色，大家不得不收起留恋的目光，起身作别江水、江景、浪花……大家的提议是如此的简单，都认为带回一份食物回家，惟有选择古镇上有过千年的风味小吃——陈麻花。

难以用目光聚集古镇的风物、风采。怀抱走过小街的怡情，我们几个坐进了茶馆，品着一杯杯嘉陵水的纯美，咀嚼着陈麻花那份情不自禁的喜悦，空气中流荡着一句呼喊：千年磁器口，我记住了你的容颜……

漫山菜花黄

■张波(达县)

渐渐脱去身上厚重的寒衣，太阳终于在云层的重压下拨开一条缝隙，露出久违的笑脸，于是百鸟呢喃，睡醒了一冬缠绵的梦。

漫山遍野，蛰伏了很久的虫鸣，重又响彻田园；萎靡了一冬的油菜，终于重新伸展腰杆，颤抖着一身湿漉漉绿油油的叶片，齐齐招摇在地里田间，那经受了雨打风吹、霜降地冻的层层黄叶，最终勇敢地零落成满地春泥，护佑着新苗的茁壮。

大地回春，不知道是哪一株再也耐不住寂寞的菜苗，颤巍巍抖落清晨的几点露珠，迎着骄阳，绽放在神州这片肥沃的土壤，于是，漫山的油菜，次第燃放，竞相斗艳，满园春色，怕是再也关不住了！

群群黄蜂，叶叶粉蝶，再难有片刻清闲，嗡嗡地唱着欢快的歌曲，柔柔地扇动五色霓裳，成为朝阳之下，丛花之上最惬意的舞者！

人们清早从床头爬起，便是迎面扑鼻的芬芳。萧瑟了一冬的大地，终于看到了人们再次忙碌的身影，山野田间，高坡低坎重新活了起来，老牛的一声长吟，那样的清澈，那样的新鲜，家家户户，又



见炊烟！

远远望去，漫山遍野，菜花黄遍！一条条金黄的彩带镶嵌在绿意融融的山腰，一幅多么漂亮的春天的画卷，黄绿相间，煞是好看，这是属于春天的颜色！

慢慢走近，才发现，原来一朵一朵的油菜花并没有什么特点，才明白，只是他们合力的绽放，才绘就了这幅美妙的画卷；只是他们无私的奉献，才酝酿出这醉人的芬芳！才醒悟，原来是底下绿叶的陪衬，才烘托得这漫山黄花如此的妖艳！

周末闲暇，正逢春好，将自己融入这漫山菜花之中，感觉心情格外的舒畅。静静欣赏眼前的美景，细细品味这醉人的芳香，思绪就如这漫山菜花，一片金黄！

窗外的春天

风与顽固的寒潮打着持久战，强了又弱，弱了又强，雪花伴春雨，寒冷并温暖，春天好似扭着秧歌，走两步，退一步，蹒跚向前。厚实的冬衣与靓丽的春装轮番上演时装秀，脱了又穿，穿了又脱，穿乱了阵脚，穿乱了心情，在慌乱中感受春的气息。还有清了又浊，浊了又清的天空；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的沙尘；急了又缓，缓了又急的萌芽；忙了又歇，歇了又忙的耕作。这所有一切都是在等待，在张望，期盼早日跨过冬的门槛，一脚踏入春天。

春来了，随之而来的，是寻觅的足迹，是执著的追求，是美丽的心情。

抬头望望蓝天，深邃悠远，让孤寂的心情随浮云在天宇间翱翔，绽放成绚烂的彩霞；俯首欣赏鲜花，缤纷可人，让单调的生活随彩蝶在馨香中舞蹈，飘洒成纷飞的花瓣；漫步青青的草地，厚重轻盈，让茫乱的思绪在丛草中澄净，凝结成剔透晶莹的晨露；感受轻轻的微风，灵动飘逸，让苦涩的滋味在空气中弥散，洒落成幸福含笑的雨滴；掬一捧柔柔的溪水，通透甘爽，让沉积的污垢接受清涟的洗濯，和着润湿的薄雾幻化成笼着轻纱的梦；握一把软软的春泥，温润细腻，让凝滞的思维尽享地气的熏染，就着沃土的营养萌动出承载希望的新芽。

融入春天，尽享春天。宁愿浓烈的花香让自己失去嗅觉，宁愿绝美的景致让自己迷离双眼，宁愿炸响的春雷让自己振聋发聩，宁愿自然的醇美让自己食不甘味，宁愿温暖的春潮让自己感觉不到生命的存在……走出灰色的钢筋森林，张开双臂拥抱春天，让周身在和风暖阳中尽情沐浴，让躁动的双脚在无尽旷野里狂奔，无限释放激情，恣意放飞梦想。

闭眼回味，方觉春天已在自己的心里，拥有了整个红彤彤的春天。



■张金刚(成都市)

久居钢筋水泥的都市森林，似乎渐渐模糊了季节轮回转变的概念。不知柳絮何时吐，不知坚冰何时融，不知燕子何时回，不知桃花何时开。久而久之，享受春天，也逐渐成了昨天美好的回忆或是遥不可及的未来。虽心怀渴望，但不息的车流，纷扰的事，总是让迈向春天的脚步停顿在城市的边缘。

偶然，心情得以放假，真正享受了一下春天的恩赐，感觉原来生活竟是如此美妙。

推开窗，啄春燕的新燕正驻足檐檐歇脚，粉红的小嘴蹦跳着春的音符；條地飞远，翅膀下竟飘着悠扬的旋律。一觉醒来，绵绵的、细细的、润物无声的春雨悄然而至，刷洗一新的嫩叶闪着亮光，似珍珠，似星晨，昭示着生命的律动。不经意步入田野，“嘎嘎”入水嬉水的群鸭，含着探头的一枝或多枝桃花，耕犁上新翻的泥土清香，篱笆旁朵朵闪着金黄的油菜，一团团滚动的鸡雏，一群群飘舞的蜂蝶……这特有的景象，都向你预示“春天就在眼前”。

诚然，春天来得艰难。沉睡一冬的大地，醒了又睡，睡了又醒，僵硬的身躯久久得不到舒展。覆盖湖面的冰层，融了又冻，冻了又融，湖水明净的眼睛总是朦朦胧胧，无法将世界看真切。强劲的春

感觉春天(外一首)

■邓成彬(达县)

河流掀掉了
厚厚的冬装
山峦褪下了
笨重的寒衣
人们开始脱掉身上
裹得严严实实的
棉袄

溪水加快了脚步
从山里跑出来
发布春天的消息
暖融融的阳光
一直把大地
抚摸得春意盎然

风争一样飞起来的
河流一样跑起来的
鲜花一样笑起来的
就是春天的感觉

春天的到来

春天的到来
并不取决于
小小的一本台历
或者其他

在郊外
抑或街头行走
时不时露出
一些蛛丝马迹
不经意间，往往就
踩上了春天

风风雨雨改姓了
春天的姓氏
春光四处扩张
动静越闹越大
甚至，最后整个内心
都被她完全占领

蓦然回首

■谭蕾(达县)

一簇尚未点燃的火焰
还在前生的某个路口
静静等待一场死而复燃

一滴尚未流出的泪水
还在宿命的萦绕间缠绵

蓦然回首。风中的百合
持续摇曳。悄然散落的花瓣
是谁无法释怀的愁怨

不囿于地域 不推敲艺术 不遗漏佳作

达州日报社生活周刊

Email:dzrbshzk@sina.com

西窗